從

「諾貝爾文學獎詞褒」

起說

莊永明

諾貝爾獎得主除了獲得無形的聲譽外，尚可在諾貝爾的忌辰——十二月十日，領取三項有形的獎品——獎金、獎牌及獎狀。瑞典學院對文學獎得主頒發的獎狀，會以簡練、精賅的褒詞對獲獎人加以頌揚，雖然獲獎人的著作大多豐饒精深，非幾句話的「評語」所能包容，但這些鞭辟近裏的褒詞無異於是引導世人去了解獲獎人心路歷程的創作貢獻的第一個層面，亦然會加深我們想去了解這些「英雄人物」（一九五一年化學獎得主美籍的西保 Glenn T. Seaborg 曾在一次演說中宣稱諾貝爾獎已經製造了青年們視爲楷模的許多英雄人物。）作品的內涵，我想書評書目出版王鴻仁先生譯的「諾貝爾文學獎」秘史對於獲獎人的褒詞，特別以較粗黑的字體標示出，就是這種表徵。

很可惜，這本節譯的「諾貝爾文學獎秘史」，從一九〇一年到一九七〇年，一共頒發的六十六位文學獎得主，有以下十四位的褒詞闕如：

一九〇三年　班生
一九〇四年　艾契加里

一九〇五年　顯克維支
一九一一年　梅特林克
一九一九年　史比德勒
一九二一年　法朗士
一九二六年　德雷達
一九二七年　柏格森
一九三〇年　劉易士
一九三一年　卡爾菲爾特
一九三三年　布寧
一九三四年　皮藍德婁
一九四五年　米斯特拉爾
一九五五年　拉克斯內斯

如果是王鴻仁先生選譯時予以省略，殊爲可惜，若本書再版時能加以補上這些玆唾成珠的褒詞，則更爲完美。

之華（蕭玉井）先生的「血緣、土地、傳統」一文中，列舉十一位文學獎得主的褒詞，說明諾貝爾獎的給獎是以作品之民族性爲主要條件，以證諸「文學創作基於民族，亦止於民族，文學之最高境界爲民族文學」；此文參考的資料來源卽爲「諾貝爾文學獎秘史」中獲獎者的褒詞，而該書闕如的資料，之華先生的論文舉證的資料也就短缺了。一九〇四年獲獎人艾契加里的褒詞亦提及「他對西班牙戲劇傳統之貢獻」，可見資料齊全的重要。

正文書局在民國六十一年出版的「高水準讀物——讀者文庫一五二號歷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評傳」，譯著者爲王啓瑞和廖俊翔兩位先生，本書資料的引證，部份頗多疑義，所以錯誤之處甚多。引言說明撰編採用「近詳遠略」的方式，卽年代越近者，編寫越詳盡。這只是譯著者的塞詞。本書資料的收集，雖言有五年之久，然而主要的參考資料爲正中版陳澄之先生譯的「諾貝爾獎得主傳略」及水牛版劉啓分先生編著的「諾貝爾文學獎作品介賞」，旁及近年的文學刋物，以致參考資料本身就「近詳遠略」了。致於本書每篇附註的資料參考有「挪威文學史」、「西班牙文學史」、「希伯來文學」、「中南美文學史」恐怕是譯著者「虛張聲勢」，用以加强「陣容」而已，而未必在編撰時參考過上述文學史的資料。

「歷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評傳」寫到一九七〇年

索忍尼辛止，其間七十年，有一九五五年拉克斯內斯，一九五九年瓜席莫多、一九六一年安德瑞克、一九六三年塞佛瑞斯，資料待補。安德瑞克曾爲「文星雜誌」的封面人物，而本書的參考資料中亦有「文星雜誌」，竟忽略了九卷四期，讓當年度獲獎人以「資料缺，待補，謹從略」，留下空白，可見書目資料蒐集之困難與愼重掌握的必要性。

本書之編撰以各文學獎得主之「生平概略」、「作品介紹」、與「主要作品」等順序，加以引述，足見譯著者之雄心，無奈「資料尚多不足，錯漏之處且然難免」（譯著者之一廖俊翔先生的引言）。獲獎人的「主要作品」，不少是從「生平概略」中找資料，以致份量不足，而「作品介紹」則多非獲獎人之代表作，最令人扼腕的是每一位獲獎人的得獎評語（即獎狀上的褒詞），竟然大部份是譯著者的杜撰，實在是最不負責的治學態度。例如：

一九三〇年　劉易士　「他以美國代言人態度，接受一九三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在歷史的意義，他不僅是提高美國文藝到世界最高標準，同時也使全世界承認美國爲世界强國之一。」

一九三三年　布　寧　「以他的自傳性小說『不堪回首』對赤色暴政予以詳細的描繪。」

諾貝爾文學獎的遴選者——瑞典學院，雖欲以「雨露均霑」的方式在各民族間執行和平與溝通的任務，不免沾上了政治意味，但像這種涉及政治性的語詞，瑞典學院畢竟會避免去使用它。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的人人文庫特一一九號，薛烏克等著，閔任先生譯：「諾貝爾傳」，民國六十年三月台一版。由譯者序文和蔣夢麟先生、湯之吉先生的序，推知本書的大陸版本當在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或稍後。本書附錄之「諾貝爾獎獲獎人姓名及成績表」僅至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獲獎人名表缺少了四個年度。三十幾年以後，本書再度發行台一版，獲獎人名表缺少了四十幾年，這種舊版新書

，因資料的補充欠缺，未能重新校正排版，譯名未能跟隨時代「潮流」，對出版家的敬業精神，無疑是一種缺憾。

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由以撒•辛格獲得，這是三年內，兩度由美國籍的作家贏取。（一九七六年爲索爾•貝婁，兩人同爲猶裔。）使得美國文學史的獲獎作家達到了八名，大有直追法國的趨勢。一九六六年，諾貝爾文學獎亦曾頒給猶太血統的作家——以列色籍的艾格農和瑞典籍的莎克絲。

十月六日，國內各大報刋翻譯的「美聯社斯德哥爾摩五日電文」，對以撒。辛格的獲獎褒詞，翻譯各異，特抄錄如下，以供參考。

「具有感人的敍述技巧，並以來自波蘭、猶太人的文化傳統，寫活了人性。」（中央日報）

「由於他的感人敍述藝術，此一藝術根源於波蘭——猶太文化傳統，使普遍的人類情形復活。」（臺灣新生報）

「他那植根於波蘭猶太文化傳統，並且充滿感情的敍述手法，生動地寫出人類共同的處境。」（中國時報）

「因爲他有根深蒂固的波蘭猶太文化傳統，以熱情奔放的敍事藝術，生動地描繪出人類的一般情境。」（聯合報）

「以其根植於一種波蘭猶太文化傳統，而令人感動的敍述藝術，寫活了普遍的人類情境。」（中華日報）

「他根植於波蘭猶太人文化傳統熱情的敍述藝術，使得具有通性的人情常態，活現在讀者眼前。」（民生報）

諾貝爾文學獎褒詞的撰述，必定是瑞典學院的評審委員殫精竭慮的佳構，由於其簡練、精賅，所以翻譯要達到信、雅，達的理想，很不容易。我想有勞國立編譯館敦請學者、專家對歷年得獎作家的褒詞，有「標準式」翻譯的必要。